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十 經部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宋　朱鑑　撰

雜問答

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柰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

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

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
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
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
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
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
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
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
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

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説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佑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

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説亦多未究其底緼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

各增一奇一耦而為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盖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縁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盖易之心體全在此處不敢容易

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卦扐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物

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答袁樞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共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兑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而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則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令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耦令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令又分而為八矣乾兑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四卦之第四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

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同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　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可遽輕議也然此亦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

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盖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横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盖自初未有畫時

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及旋擘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

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
令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
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樞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
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
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
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
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

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茍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

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眞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

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向

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

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

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

不可曉然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同上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逕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

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令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同

上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然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

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

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同上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縕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

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行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

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言之不盡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熹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

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

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

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

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

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歷家之說也謂巽位

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

而禮家歷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

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

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

本文於巽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説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陰柔也來教又論黒白之位尤不

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令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兊則下二白而上一黒下二陽而上一隂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黒上下二陽而中一隂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黒下一陽而上二隂也巽之下一黒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黒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黒而上一白坤之三黒皆其三爻隂陽之象也葢乾兊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黒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兊巽坎之中

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兊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之所以不敢索言葢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

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荅袁樞

來喻以東南之温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别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温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

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説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其失矣盖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禀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

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别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日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同上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令者來書雖不及之然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盖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

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之義各分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

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切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

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别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同上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

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
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剌
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陽生
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
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
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
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
卦倒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

其煩擾而其所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温厚南方雖曰温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别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别為數條以

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令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

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
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
賛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
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髙明之於此
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
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
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
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逈然不同則邵氏分

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丈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盖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

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兊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為八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聦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

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荅故復及之熹又稟同上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

失其所得半失半之説後來思之亦有未盡盖從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温厚之仁不得與南同類相合而使彊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

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

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同上

易說垂示極荀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㫖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斂冬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温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眞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為說則又必

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横截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之仁夏居南而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為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解如此庶覧者之易暁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據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案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

卦艮為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居艮位不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案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為一兩儀為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歷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是以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

何所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為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据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熹皆不敢輙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髙深非淺陋所能窺

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

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同上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偬卒迫不能少款每以

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晚而不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

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别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賔主親疎逺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竒耦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竒耦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

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賔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

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賛其剛健柔順之全徳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徳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藴而遽指其偏其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

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己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啓

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善譽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褒令人踧踖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

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已近嘗略脩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横無不脗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同上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

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陰陽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録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

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享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

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答楊元範

易說大概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

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

答潘謙之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案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案聖門下學工夫

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答李宗思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答李伯諫

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猒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同上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就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虚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聽疑二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

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示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為然否答丘子野

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

功侯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為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

以為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林久德

易彖說似未條暢所謂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為過也答林至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

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不得其真矣答江彦謀

問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緼而謂易為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下為誠矣而又曰總攝天地斡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是

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為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内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答云看得是答萬人傑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

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
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曰見邪僻
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
害若不是則不出姓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
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通著明乎若
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
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
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

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默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為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

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説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竒以求己説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

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為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為人不可以私意造

始故為之戒耳若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
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
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
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
又昔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以欲高
而反下欲密而反踈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
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
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

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

論程氏易傳

程傳艮卦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當矣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却恐未是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

不獲其身更不復出艮其背也止是所當止之處下句止字却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盖謂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必大問如何是不見其人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否先生曰近之繼曰似未若遺書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

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却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文言聖人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自用已見解不若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至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説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

知其文明利見亦是他人利於見之非是二五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盖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卦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問屯卦何故利於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

得民之象故其爻下之辭復云利建侯必大又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所占之意相契先生又曰何以見得易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於岐山亨是享字古多通用若人君欲祭祀山川占得此爻即吉公用亨於帝吉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朝覲天子耳凡占筮若爻辭與占意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有卦上討義正淳問二五相

應不相應時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祈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理不相應則亦然又曰昔張敬夫為魏公占遇睽之蹇六爻俱變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之曰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為甲胄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難也有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兊為口舌又說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必無成未幾魏公既罷湯

思退亦敗皆如其言　吳必大録

不耕穫不菑畬如程傳之説則當云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乃可又如極言无妄之義盖縁要去義理上説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説吉凶之辭至彖象方説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為无妄之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義必大問若以為無望即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

字説得淺妄字説得深六三即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自得之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正如俗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耳此亦是古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謂占得此爻者利於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横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是自己不直方大時却反是凶也

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所占雖是吉爻然所為却不黄裳却是大凶

同上

大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其辭亦自有分曉說破者如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又需于

泥致寇至則又更不決吉凶夫子方於其下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此又一爻中具吉凶二義之例也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者得之更無可避禍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同上

問易中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先生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

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記云豈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先生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侖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之聚其闢也是兩箇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虧不可盈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又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子細察得出雖以鳥獸羽毛之微

想見聖人也盡察得有陰陽如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可以畫卦便是此象先生曰
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而今凡是草木禽獸無不
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有八十一鱗陽數
龍不曾見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五箇兩邊各
插四箇共八箇八箇之外周圍共有二十四箇者二
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如銀杏桐
樹楮樹牡麻竹白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

亦然盖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又云揚子撰太玄云觀龍虎之文察鳥獸之理謂二十八宿也呂缺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處曰陰陽反對觀之則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三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

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擴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曰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

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

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楊道夫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說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云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其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令之學者

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盖縁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
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頷之因云
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
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
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
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潘時
舉録
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得

會泲洽同上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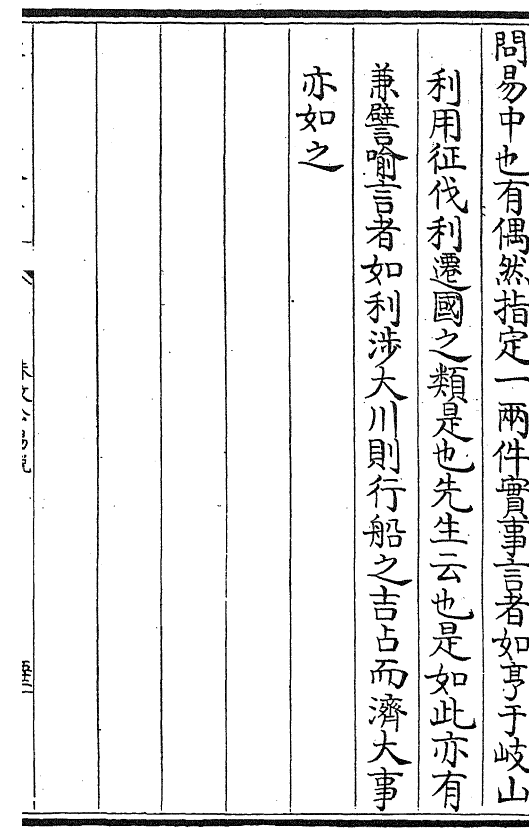
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這道理否也坤云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氷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能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隂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賛易即就胷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先生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同上

銖問程易如何看先生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易之本義如何先生曰程易惟是不說易文義處只說

道理處極好看又問乾繫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先生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

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啓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否先生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耳因問序所謂自本而榦自榦而支是此意否先生曰是董銖録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于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先生云也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如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事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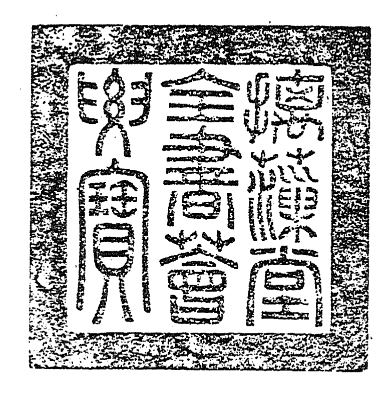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謹案第二十六頁後五行而但以前論參之刋本之訛伍今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荅趙善譽刋本善譽二字脱今增

第三十六頁後八行荅江彦謀刋本江訛林今改

第三十七頁前七行斡旋造化刋本斡訛幹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